

目 次

风俗研究·军旅生活场景

舒昂党人.....	罗 芑译 (3)
第一章 伏兵.....	(3)
第二章 富歇的计谋.....	(68)
第三章 没有明天的一天.....	(203)
沙漠里的爱情.....	罗· 芑译 (381)
题解.....	(397)



舒 昂 党 人

献 给

批发商泰奥多尔·达布兰先生^①

谨以第一部作品呈奉第一位友人

巴尔扎克

第一章 伏 兵

共和八年^②伊始，初交葡月，按时下的历法就是一七九九年九月下旬，一百多个农民和一大群市民大清早便出了富热尔市赶往马延市，这时正向差不多位于富热尔市和埃尔内市之间正中的佩勒里纳山头进发。埃尔内是一个小城，习惯上过往旅客都要在那里落脚。我们讲的这支队伍七拼八凑，可以说是奇装异服的大荟萃，不同职业与地方的人的大聚会，因此，描写一下这群人的不同特征，以便赋予我们的故事以鲜明的色彩，这或许不无裨益。如今大家对这类笔墨看得极重，尽

① 达布兰(1783—1861)，五金批发商，歇业后专事收集艺术品，作者青年时代的朋友，常从经济上帮助作者

② 共和历于一七九三年十月五日由国民公会颁布。

管据某些批评家之论，似乎有损于感情的描写。

一部分农民——他们人数最多——光脚板走路，全部衣服就是一领从脖根遮到膝盖的山羊皮和一条白粗布长裤，织布的线纺得很粗，足见当地人手艺之马虎。一绺绺长发平塌塌地拖下来，很自然地与山羊皮纠缠在一起。他们的脸总是望着地面，被头发完全遮掩住，故而你很容易误以为山羊皮袄是活物的毛皮，乍一看会把这帮可怜的人混同于供给他们衣服的山羊。但是你立刻就能发现长发后面有一双眼睛在闪烁，犹如草丛中晶莹的露珠。眼光中固然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却不那么令人喜欢，而是令人发憷。他们头上顶着红毛线帽，和共和国用以象征自由的弗里吉亚帽^①相差无几。每个人都拿一根棍棒扛在肩头，棍尖上挑一个空荡荡的布褙裤。另外一部分农民戴着软帽，外加一顶宽边毡帽，帽顶上缠了各色拉绒毛线。这帮人都穿粗布衣，质地与前述那部分农民的长裤和褙裤相同，观其衣着，找不到一丝一毫新文明生活的迹象。长长的头发一直披到外套的领口，外衣裁成圆襟，仅至腰际，两襟上各有一个小方口袋，这是西部农民特有的服装。外套都敞着，里面露出同样质地的布坎肩，上面钉着粗大的纽扣。有的趿拉着木屐，有的怕费了鞋，把鞋拎在手里。衣服穿得很久了，很脏，沾满了泥水和汗水，黑乎乎的，虽然就特色面言不及前一部分人的衣服，而此时此刻却也有非同小可的作用，因为

① 弗里吉亚帽，本是古代弗里吉亚人的服饰，流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为红色。弗里吉亚人是一支古希腊部族，公元前九至前八世纪在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境内）占有广大地区，有发达的经济和文化。

他们是一种过渡，经过他们便上升到少数人近乎阔绰的服装了。这少数人宛若一朵朵鲜花点缀在队伍中，他们穿着蓝布裤，红色或者黄色的坎肩上钉着双排铜钮扣，好似方型护心甲，与周围人的白布衫和毛皮产生强烈的对比，好似矢车菊和虞美人长在麦地里。虽然有那么几个人也穿着布列塔尼农户自制的木屐，不过大多穿着钉了铁掌的大皮鞋，粗呢衣服是依照古代款式裁剪的，时至今日乡下人还诚惶诚恐地保留着这种款式。衬衫领子用银钮扣撑住，钮扣呈心型或锚型。最后一点，他们的裙裾比同伴的裙裾在外观上显得充实一些，好些人还在行囊中加上一个葫芦，里面十有八九盛满了烧酒，用一根细绳吊在脖子上。在这群半开化的人中间夹杂着一些城里人，他们俨然代表了这个地区的文明水平。这些城里人戴着圆礼帽或者高顶礼帽，也有人戴着鸭舌帽，脚登翻边皮靴或者带罩的皮鞋，衣服也是五花八门，这一点同乡下人差不多。有十来个人身穿所谓卡马尼奥拉的共和派外套^①。另外一些人，想必是小康的手艺人，上下穿同色的呢衣。最讲究的人以其长外套和礼服而引人注目。料子或为蓝色，或为绿色，多少都有些磨损。他们是这支队伍里真正的人物，穿着不同形式的鞋子，挥舞着手杖，一副乐天派的神气。有那么几个人头发上还仔细地扑了粉，在脑后认真地绾上短辮，表现出刚刚发迹或者刚刚接受教育的人所特有的一丝不苟。瞅着这群连他们自己也诧异何以会聚到一起，似乎纯属邂逅的人们，你准以为是

① 一七九三年后时兴的一种外套，初为马赛联盟派的服装，因产于意大利卡马尼奥拉而得名。

大火把一座市镇的居民从家里撵了出来。其实，时代和地点使他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人只要对那场震撼法国的内乱的秘密略知一二，他就不难发现在这支队伍中，共和国可以信赖的公民实在寥寥可数，绝大多数成员四年前都曾经同共和国打过仗。这支队伍还有一个显著的标志，足以使人不再怀疑这支队伍的成员抱着完全对立的政见。高高兴兴赶路的只有共和党人，其他的人虽然装束各异，面孔上和姿态上却一律流露出大难临头的神经，不论是市民还是农民，看得出全都怀着深沉的悲哀，他们的沉默包含着野性的东西，他们好象被共同的思想枷锁压弯了腰，那思想无疑是可怕的，但却被小心地裹藏着，因为他们的面孔是漠然的，惟有过分拖沓的步伐暴露出他们内心谋算着什么。有几个人脖子上触目地挂着念珠——保存与其说被摧毁，毋宁说被取缔的一种宗教的法物是很危险的，他们不时甩开长发，狐疑地抬起头，悄悄地观察树林、小径和大道两边夹峙的岩石，那神情活象把鼻子凑到风口嗅猎物气味的猎犬。可是，除了四旁的人单调的脚步声以外，他们什么也听不见，于是他们又耷拉下脑袋，恢复绝望的神情，有如被押往苦役营的犯人，将活在那里，也死在那里。

这支队伍为何开往马廷市？为何集中了一群乌合之众？其成员为何怀着不同的感情？只消看看走在前面的队伍便可明白了。前面大约有一百五十名士兵，背着背包扛着枪，领队的是位联队长。对未曾经历革命风暴的人来说，有必要告诉他们，上校这个头衔因为贵族气味过浓而被革命党取消，取代它的是联队长这个职称。这些士兵隶属驻防马廷市的一个

步兵联队的留守部队。在那些动乱的年月里，西部人称共和军为蓝军，原因是共和军最初穿的是蓝红两色的制服，大家对这种制服记忆犹新，这里无需赘述。这支蓝军的任务是护送这伙人到马延市，这伙人绝大多数都对此行怀恨在心，因为一到马延市，军队的纪律立刻就会把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服装以及他们至今完全缺乏的统一步伐强加到他们头上。

这些人是根据在法兰西共和国掌权的督政府去年颁布的稿月十日征兵法令从富热尔地区勉强招来的新兵。当时政府要求募款一亿，募丁十万，以满足部队的紧急需要。奥地利人在意大利，普鲁士人在德国，俄国人在瑞士，到处都在向法国军队进攻，苏沃洛夫^①已经向俄国人吹嘘说有征服法国的希望。西部的几个省，旺代、布列塔尼和下诺曼底的一部分，奥什^②将军呕心沥血，奋战了四年才于三年前使它们归于平静，如今看来它们已经抓住了眼前的时机，再图起事。面临四面受敌的形势，共和国又恢复了当年的斗志。政府首先加强了遭受攻击的几个省份的防务，办法是依据稿月法令的一项条款，把防卫任务交到当地的革命党人手中。事实上，政府因为既无军队又无资金来应付国内问题，便只好借立法方面的漂亮话回避困难：对动乱的省份虽然无所支援，却可以赋予信任。或许政府还指望用武装一部分公民打击另一部分公民的办法从根本上平息叛乱。这项条款成了残酷的报复行为的根源，它是这样写的：将在西部各省建立独立部队。这项荒唐的措施在

① 苏沃洛夫(1729—1800)，俄国元帅，一七九九年任俄奥联军司令。

② 奥什(1768—1797)，共和军将领。

西部激起强烈的反对，督政府马到成功的希望落空了。因此几天以后，政府要求国民公会通过特别法令，根据建立独立部队的条款实行少量征兵。这样，在我们的故事开始前几天，共和七年第三个余日^①，一项新的法令颁布了，决定用少量征集的新兵组成军团，以各省的名称命名，分别为：萨尔特、奥尔纳、马延、里尔-维兰、莫尔比昂、下卢瓦尔和曼恩-卢瓦尔。法令云：此类军团专事剿灭舒昂叛匪，不得以任何借口调往边界。以上这些细节说起来固然令人生厌，不过鲜为人知却也是事实。这些细节一方面说明督政府当时的地位如何虚弱，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解释了这群人象牲口似的被蓝军领着赶路的原因。惟其如此，再补充一点大概也不为多余，督政府这些娓娓动听的爱国决定的唯一成果就是被收入《条令通报》。既失去了崇高的道德观念的支撑，又失去了爱国热忱或者使法令得以推行的恐怖手段的支撑，共和国的法令虽然创造了百万巨资和千军万马，可惜国库依旧空虚，兵源仍然不足。革命到了草包饭桶的手中，锐气磨光，法令不能控制事态，反而在执行中迁就事态。

当时，马延和里尔-维兰两省驻军的指挥官是一个老军人，他在现场对各种办法的利弊作了实际的权衡之后，决定尝试一下向布列塔尼征兵，重点放在舒昂党人凶险的巢穴之一：富热尔，意在削弱这些危险地区的力量。这位忠诚的军人利用新法令中那个虚无缥缈的设想，宣布他要立刻给召来的壮

^① 共和历每月为三十日，故每年有五个余日，为公众活动日。共和七年第三个余日为—一七九九年九月十七日。

丁分发武器装备，还要发给每人一个月的军饷，这是政府对特种部队早已有的许诺。那时候，布列塔尼人对任何名目的征兵一概反对，然而这一次却因为有了指挥官的这些许诺而进展顺利，顺利到使这位军官起了疑心。不过，他是老兵了，想蒙骗他可不容易。他看到一些壮丁拼命往城里赶，便怀疑壮丁这样云集到府，背后可能有诈。他估计布列塔尼人是想得到武器，这样猜测八九不离十。他决定不再等尚未到达的新兵，立即部署部队准备向阿朗松撤退，以便靠近安全地带。当然，在这战乱频仍的地方，撤退计划能不能实现尚难逆料。他根据长期的军旅经验，对共和军屡遭挫折和旺代省传来的坏消息守口如瓶，就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那天早上他已经盘算好，准备急行军赶到马延市，然后按自己的意图执行政府的法令，把这些布列塔尼新兵补充到他的联队里去。新兵这个词后来是常见了，不过当时却是头一次出现在法令中，用来代替应征壮丁这个词，指共和国招募的兵丁。从富热尔出发前，这位指挥官就暗中传令全体士兵带足弹药和面包，他之所以不声张，怕的是叫新兵发现要长途行军。他不准备在埃尔内停留。倘若在那里停留，新兵们一旦醒悟过来，就很可能同十有八九会潜伏在附近乡村里的舒昂党来个里应外合。一路上队伍里的新兵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个老共和党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个个垂头丧气，闷声不响，待到了佩勒里纳山，他们越发拖拖拉拉不肯上前，以致这位名叫于洛的联队长高度警觉起来。前文描写的这支队伍的那些特征在他看来大有文章。他闷声往前走，左右的五位青年军官见上司有心事，也都不说话。于洛

登上佩勒里纳山顶之后，好象下意识地突然回过头，察看新兵那一张张不安的面孔。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布列塔尼人与护送他们的军队已经拉下了大约二百步的距离。于洛扮了一个他自己特有的鬼脸。

“这些公子哥们搞的什么鬼名堂？”他扯开响亮的嗓门喊道，“要我说，这些新兵的双腿都捆住了，迈不开了吧！”

这一声大喝使旁边的军官都本能地转过身，仿佛被一声巨响从睡梦中惊醒。排长、班长们纷纷学长官的样子朝后转，整个连队便在没有听到大家私下里盼望已久的“立定”的情况下停下来。军官们起初把目光投向了佩勒里纳山坡上那长蛇般的队伍，后来这几位年轻人很快就被展现在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因为他们和千千万万青年一起为保卫祖国而中断了优秀的学业，而战争还未使他们丧失艺术感受，因而谁也没有回答指挥官的话，这句话的重要性被他们忽视了。他们从富热尔市来，眼前的景象从富热尔市也能看到，不过视角变了，景色就有变化，所以他们恋恋不舍要看上最后一眼，这道理就好比音乐爱好者对一首乐曲的细节理解得越多，他所获得的享受就越大。

登上佩勒里纳山头，库埃斯农大河谷便展现在旅行者眼前。远处，靠近河谷，富热尔城依山而立。古堡高耸于悬崖峭壁之上，俯瞰着下面的三、四条大道。这样的地势使这座城池以往成为布列塔尼的咽喉要冲，纵目远眺，那个既以土壤惊人的肥沃又以地形富于变化而闻名于世的盆地尽收军官们的眼底。盆地四周象古剧场似地环绕着页岩山脉，淡红色的山腰上覆

盖着橡树林，坡上一道道幽静的沟壑隐约可见。这些山岩成了一堵近似环状的围墙，中间伸展着广阔、柔软的草场，宛如一座英国花园。一座座形状不规则的、绿树成荫的田庄由树篱环抱，使这块绿色地毯具备了一般法国的景物所罕见的风貌。相映成趣的地方不胜枚举，蕴含着丰富的美的奥秘，其效果之强烈，再冷酷的人也会为之动心。此时，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给景物增添了几分生气，造物有时爱用这种手段来丰富它永恒的创造的魅力。队伍穿过河谷的时候，朝阳已经驱散了九月清晨每每弥漫在草地上的白色薄雾，就在士兵们回身的一刹那，一只无形的手揭掉了笼罩在山川草木上的最后一层轻纱。这层稀薄的烟雾好比盖在珍珠玛瑙上的半透明的纱，叫人急不可耐地想看个究竟。军官们极目远望，辽阔的天际看不见一丝闪着银光的云彩，因而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一望无际的蓝色穹窿就是天幕，它倒更象一顶绸缎的华盖，由大大小小的山峰支起，在空中张开，荫庇着这一片蔚然深秀的田野、草地、溪水、绿树。乡野风光气象万千，令军官们目不暇接。有的人目光徘徊良久，终于落到千姿百态的小树林上，几枝黄叶带着深沉的古铜色调点缀在绿叶中，被割得参差不齐的翡翠般的草场把树林衬托得更加清丽多姿。有的人凝视着一块块淡红色的土地，割下的荞麦一捆捆地竖在地里，堆成圆锥形，好象士兵宿营时架在一起的枪支；这些地块与收割完裸麦后金色的休耕地相映成趣。几处冒着缕缕白色炊烟的黑石板房顶，还有库埃斯农河两岸几条蜿蜒的、泛着银光的、喧闹的溪流，以不知为什么令人销魂的诱惑力吸引着人们的眼光。

柔和、馥郁、清凉的秋风和森林散发出的浓烈气息象缭绕的香烟似的阵阵扑来，令观赏者陶醉。他们出神地赞赏着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无名的鲜花，茂盛的庄稼和堪与同名的近邻英国^①媲美的草地树林。几头家畜为本来已经十分动人的景色增添了几分生气。百鸟鸣啭，峡谷中好似回荡起一首轻柔甜蜜的乐曲。倘若你愿意集中想象力，充分再现那光与影的无穷变幻，那空濛起伏的远山，那树木稀疏、水面开阔、曲径通幽的奇异境地，或者这么说吧，倘若你能用回忆为与观察它所用的时间一样转瞬即逝的图画涂上美丽的色彩，那么，象你这样认为上文的描绘不是毫无价值的人就会对这幅神奇的图画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而这几位军官易受感动的心灵此时已经被这幅图画迷住了。

这几位青年军官想到布列塔尼人不得不告别故土，放弃自己宝贵的风俗习惯，跑到异乡去，很可能是去送死，他们就理解了布列塔尼人所以走得这么慢，并且不自觉地原谅了他们。然后，他们怀着军人特有的宽厚心肠，假装在察看这一带的军事地形，把自己对布列塔尼人的优越感掩饰起来。可是于洛——我们还是称他指挥官，称联队长太拗口——却是这样一种军人，这种军人在紧要关头是无心观赏风景的，哪怕是到了人间仙境也罢。他不满地摇摇头，紧蹙起两道漆黑的浓眉，面容显得十分严峻。

“他们见了什么鬼，为什么还不上来？”他又一次问道，战

^① 英国又名“大不列颠”，即“大布列塔尼”。

斗的劳累使他的嗓门变得很粗，“莫非庄子里有漂亮娘儿们，他们都想去献殷勤不成？”

“你问为什么？”一个声音回答。

指挥官听这声音仿佛发自山谷里的农民放牧用的号角，他猛然转过身，就象觉得有人用利剑刺了他一下似的。他看到两步开外的地方站着一个人，此人比他们带到马延市为共和国效力的这伙人更奇特。这个陌生人五短身材，膀阔腰圆，光着牛头一般大的脑袋。这脑袋与牛头相似的地方还真不止一处。他的鼻头很大，因而鼻子越发显得短小。牙齿洁白如雪，嘴唇肥厚，而且还被牙齿抵得翻起来。一双溜圆的大眼，配着令人生畏的眉毛。耳朵下垂，头发赤红，这使他同漂亮的山里人不象是同族，倒象是一种食草类动物。最后，由于他完全缺乏文明人的其他特点，所以他赤裸的脑袋更加惹人注意。脸呈古铜色，大概是被太阳晒的，轮廓棱角分明，有点近似遍布这地方的花岗石。这个怪人周身上下只有脸露在外而，一件萨罗从脖子开始裹住他的身体。萨罗是一种罩衣，用红褐色的布做成，质地比新兵中最穷的人的裤子还粗糙。古物鉴赏家见了准以为是高卢人的萨耶（萨加）或者萨永^①。萨罗下齐腰部，用一些小木块褰住两条山羊皮筒，木块做得相当马虎，有的还带着树皮。山羊（用当地土话说）^②皮筒裹住他的大腿和小腿，弄得他简直没有人形。两只脚藏在硕大的木屐中，油亮的头发和皮筒上的羊毛很象，从头顶中间分开，披在

① 萨耶(saye)、萨加(saga)、萨永(sayon)都是指古代高卢人的无袖外套。

② 这里“山羊”一词原文用的是 bique, 为布列塔尼语, 译文难以表达。

面孔两侧，跟如今还能在教堂里看到的中世纪雕像的发式差不多。他不象那些新兵在肩头扛一根带疤的木棍，而是仿佛抱着一支枪似的在胸前夹着一条鞭子。鞭绳编得很精巧，长度大概有一般鞭子的两倍。怪人的出现似乎不难解释，几个军官一见到他就认为他是应征壮丁或者新兵（当时说哪个词都行），他看到队伍站住了，便打算回到队伍里去。可是他往这里一站却叫指挥官大吃一惊；指挥官丝毫不显紧张，额角却立刻阴沉下来。他把陌生汉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象是被什么不祥的想法抓住了似的机械地重复道：“就是啊，他们为什么还不上来，你，你知道么？”

“因为，”这汉子阴沉沉地开了口，他的口音说明他讲法语很困难^①，他伸出一只坚硬宽大的手指着埃尔内，“那边就是曼恩省，到那里就不是布列塔尼了。”

说罢，他将沉重的鞭杆掷到指挥官脚下，鞭杆重重地撞到地上。陌生汉子简短的两句话给目睹这场面的人的印象好比一首乐曲中突然爆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鞞鼓。单单这两句话还不足以表达仇恨和复仇的欲望，然而配上高傲的动作，简短的话语，包含着冷酷的野性力量的神态，就把一切都说了出来。这个似乎是用斧子劈成的汉子粗野的外形，疙疙瘩瘩的皮肤，傻里傻气的嘴脸，使他具有野蛮的半神半人的形象。他带着先知的神情，又仿佛是布列塔尼的保护神显灵；布列塔尼从长达三年的酣梦中醒来，准备重新开始一场要打得双方伤亡惨重才能分胜负的战争。

^① 布列塔尼土语与一般法语区别较大。

“来了个漂亮后生，”于洛自言自语道，“我看派他到这里来是有人准备拿子弹和我们谈话。”

指挥官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两句话，他的目光从这汉子转向山岭，又从山岭转向新兵的队伍，又从新兵队伍转向陡峭的山路，路旁的山脊上长满了高高的布列塔尼金雀花。他的眼睛陡然又盯住陌生汉子，象是无声的审问，然后突然问道：“你从哪里来？”

他锐利的目光急切地想看透这张难以捉摸的脸，发现后面隐藏的秘密。在刚才的那阵沉默中，这张脸已经换上了农民休息时常有的那种麻木不仁的表情。

“从加尔那里来。①”汉子回答，一点也不显得惊慌。

“你叫什么？”

“土行者。”

“为什么胆敢违反法律，用舒昂党人的绰号？”

土行者——既然他这么自称，我们就这样称呼他——带着没有半点虚假的痴呆神情望着指挥官，那军人以为他没听懂自己的话。

“你是富热尔的新兵？”

对这个问题，土行者回答“不知道”。在这种“不知道”三个字里藏着令人无可奈何的软钉子，一切谈话都只能戛然而止。他不慌不忙地在路边坐下，从萨罗里掏出一块薄薄的黑色芥

① “加尔”，当时旺代人自称“加尔”，取“加尔”(gars)这个词“勇猛强壮”之义。舒昂党人首领德·蒙特朗伯爵被称为勒·加尔，意思是“好汉”。因此这句话既可理解为从旺代来，又可理解为从舒昂党那儿来。

麦饼——这是当地人的食物，是苦是甜只有布列塔尼人才能领略，带着懵懵懂懂的漠然表情吃起来。他叫人感到这是个全然没有头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军官们一会儿把他比作在山谷鲜美的草场吃草的牲口，一会儿把他比作美洲的野人，一会儿又把他比作好望角的土人。连指挥官也上了这种态度的当，丢开了心中的不安，然而就在他向这被他疑为大屠杀的报信人的汉子投去最后一眼审慎的目光时，他看见这舒昂党人的头发、萨罗、羊皮筒上沾满了芒刺、败叶、树林和灌木丛的碎枝，好象在荆棘丛生的林子里走过长路。他向身旁的副手吉拉尔使了个眼色，用力握住他的手，低声说：“我们是去找羊毛的，却可能被人推光了毛。”

军官们疑惑不解，面面相觑。

这里有必要讲几句题外的闲话，为的是叫那些常年足不出户的人懂得于洛指挥官的担心。这些人因为什么都看不到，就习惯于对什么都不相信，他们会说根本没有土行者这个人，也不会有那些行侠仗义的西部农民。

“加尔”这个词应该读作“加”，是克尔特^①语的残余，从下布列塔尼语传入法语，在我们现在的语言里，这个词包含的古董最多。gais是盖耳人或者高卢人^②的主要兵器；gaisde意为带武器的；gais意为勇气；gas意为力量。通过这样一比较就可以懂得gars这个词与我们祖先的语言在词汇上的近亲关

① 克尔特人，在后来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等地居住的古民族。

② 高卢人为克尔特人的一支，一般被认为是法国人的祖先。盖耳人即高卢人。